

报史与报人

方汉奇 著



新华出版社

报史与报人

方汉奇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目 录

-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1)
-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 (22)
- 花枝春满 蝶舞蜂喧
——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 (38)
-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62)
跋《〈开元杂报〉考》..... (92)
- 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 (98)
- 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 (115)
- 清末的《京话日报》..... (124)
-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138)
- 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 (147)
- 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上的反映..... (180)
- 中国历史上的周刊..... (203)
- 我国早期报刊上的新闻照片..... (209)
- 我国早期报纸上的长篇连载..... (213)
- 早期的新闻电讯..... (218)
- 早期报刊上的社会调查..... (220)
- 新闻学研究会..... (222)
- 东瀛访报记(上)..... (229)
- 东瀛访报记(下)..... (249)
- 玉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276)

王韬与《六合丛谈》	(282)
王韬与上海新闻界	(285)
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郑观应	(289)
记莫利逊	(292)
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	(295)
秋瑾和她的革命宣传活动	(303)
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310)
鲁迅的报刊编辑活动和他的严谨的写作态度	(350)
鲁迅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批判	(364)
关于鲁迅和他发起创办的第一个日报——《越铎日报》	(382)
鲁迅与邵飘萍	(397)
纪念邵飘萍	
——在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400)
发现与探索	
——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	(408)
邵飘萍是共产党员	(422)
邵飘萍和他创办的副刊	(436)
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纪念黄远生诞辰一百周年	(441)
林白水的评价问题	(444)
李大钊与《晨钟报》	(447)
吴玉章的办报活动	(450)
俞颂华先生二三事	(454)
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怀念俞颂华先生	(461)
后记	(465)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一)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是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总是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和他们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说过：“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懂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经历任何其他道路。”所阐述的，正是这一道理。

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在小国寡民分封割据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只能产生和养育邸报、小报之类的古老的封建官报和规模很小销数不多的民间报房京报。只有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的需要量逐渐加大，新闻时间性的要求越来越强，再加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才使近代化报刊的诞生和发展，和各种现代化新闻传播手段的发明和运用，成为必要和可能。

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门，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部门的联系也是异常密切的。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都和当时的新闻事业有密切联系。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和得到社会承认，以及某些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都无不和报刊有关。此外，报刊上还有一般书籍上所难以查到的，内容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刻、摄影、体育、宗教、婚姻、礼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方面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研究文化史绝对地离不开各时期的报纸。加强新闻史的研究，以促进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

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

对于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需要着重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是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有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一百多年外国人参加办报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办报活动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从事办报活动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先后涌现过六万多种报刊、一千多个通讯社、两百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由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新闻史因此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事实是第一性的。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理论的指导是重要的，但决不能以论代史。“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革命导师明乎言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

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作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禁忌，也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禁忌。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对一个一个报纸、报人和宣传战役的认真的专门的研究，一部完整的新闻史是难以写好的。

(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新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研究新闻史，目的是为了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新闻史怎样为现实服务呢？具体的说来，有以下数端：

第一，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进步报刊的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呼吁变法、呼吁改革、呼吁救亡，宣传进化论思想及民主革命思想，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又有不少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他们所办的报刊，性质虽然不完全相同，都积极地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发表评论、传递信息、传播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政治服务，具有很多好的传统。拿近半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来说，可以举出的就有全党办报的传统；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充当党的耳目喉舌和反映人民声音的传统；实事求是、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的传统；以及艰苦奋斗的传统；

等等。学习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好的传统，更好地改进当前的工作。

第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报纸的办报经验。

19世纪初叶以来，在我国的新闻战线上，曾经涌现过名目繁多的各种类型的报纸。从刊期来说，有日报、隔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从版式来说，有大到全张和对开，小到四开、八开、十六开，乃至六十四开的各种报刊。从性质来说，有单纯的政论报刊，综合性的时事报刊，也有侧重于科技、文学、艺术、体育、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报刊。从读者对象来说，有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报刊，也有以工、农、青、妇、学生为对象的专门报刊。从出版的地点看，有的是在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出版的，有的则是在租界乃至国外出版的，有的是在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有则是在白区、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港澳和海外各地出版的。在后一部分报刊当中，有的是以党的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有的则是以非机关报乃至中间报刊的面目出现的。有的报纸，重点在正张。有的报纸，重点在副刊。一些政治态度偏于保守的报纸副刊，也可以被利用来作为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此外，为了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历史上还曾经出现一些蒙上了一层“灰色”保护色的革命报刊。这些门类众多的报刊，长期积累下来的办报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总结和借鉴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的规律，举一反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有更大的适应能力，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办得更为出色。

第三，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

在近代现代的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过一大批著名的优秀的

新闻工作者。其中属于近代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欧榭甲、吴恒炜、唐才常、杨毓麟、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杭辛斋、林白水、张季鸾这样一些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陈其美、黄远生、徐凌霄、刘少少、邵飘萍这样的著名记者；陈冷、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等这样的著名的报纸编辑，和英敛之、彭翼仲、陈少白、郑贯公、史量才、狄平子、汪汉溪等这样的著名的报业经营管理家。属于现代的则有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肖楚女、恽代英、李求实、潘梓年、杨松、邹韬奋、戈公振、俞颂华、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这样的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不仅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改革家、革命的先行者、进步的思想启蒙者，也是舆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和经验丰富卓有成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在各种环境下办报和办各种类型报纸的经验。有在新闻战线上冲锋陷阵的经验，也有打壕堑战的经验；有正面宣传的经验，也有旁敲侧击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们在新闻业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漫画、广告、副刊以及报纸的印刷发行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革新和创获。评价他们的业绩，总结他们的经验，是新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习和研究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们的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四，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本专业的历史知识。

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也要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则不但应该有较丰富的一般历史知识，还应该有更丰富的本专业的历史知识。既了解新闻战线的现状，也应该熟知新闻战线的历史。对报纸、刊物、通讯社和广播电视事业是怎样产生的？怎

样发展的？本国的新闻史上有过哪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报刊和新闻机构？有过哪些重要的报刊活动家、报刊政论家和著名的编辑记者？有过哪些重大的宣传战役？有过哪些和新闻事业有关的重要的法律条例和文献？历史上各时期的新闻事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过哪些影响？历史上各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敌友我三方面的状况如何？新闻业务的演变情况如何？消息、专电、通讯、特写、社论、时评、短评等新闻文体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各时期的栏目设置和版面的安排有哪些异同？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了解，不能数典忘祖。

此外，新闻史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便于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顺应规律、取得自由、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如报纸的属性、报纸的定义、报纸产生的原因、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报纸的指导性与服务性的关系、报纸的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关系、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的关系、歌颂与批评的关系、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等，也都可以通过新闻史的研究，来加深理解。

因此，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少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做的事情，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新闻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1873年《申报》上发表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和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就是我国

研究新闻事业历史的最早的篇什。至于新闻史的专著，则以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为最早，这部专著作为附录，收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其问世的时间，早于我国最早的新闻学理论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再版时改名《新闻学纲要》）两年。可见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

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问世到现在，我国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1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史专著不下五十种。其中属于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本国新闻史》等。属于地方新闻史的代表作，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收入《新闻学集成》）等。属于新闻史文集方面的代表作，有孙玉声的《报海前尘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属于新闻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黄天鹏的《新闻记者外史》、赵君豪的《上海报人的奋斗》等。属于新闻史某一个方面的专著，则有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舆论史》、如来生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和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工力，影响最大。这部新闻史专著根据作者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

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材料丰富，考订精详，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自1927年初版问世后，一再重印，并且曾经被日本新闻史学者小林保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50年代初，这本书曾经由三联书店再版发行，因而又是解放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学专著。至今在新闻史研究工作中，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余的专著，汇集了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新闻史方面的材料，也都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新闻史著作的普遍缺点是：一、偏于报刊名称、出版日期、编辑人员等基本情况的介绍，缺乏必要的论述和分析。二、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办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议论。三、少数作者工力不足，率尔操觚，辗转抄袭，缺少新意。此外，由于工作不够严谨，或所见资料不够完全，不少著作还有不少史实上的讹误。考订精详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那样的专著，近年来经已故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杨瑾璋和宁树藩、王凤超等同志复查，尚且发现了两百多处错误，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但除了《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部专著外，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份量也比较单薄。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即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这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史。50年代初期，以中央党校新闻班为基础，联合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部分教员，共同编写了一部《中国

现代报刊史》讲义，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以前的近三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部讲义首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则是两校的新闻史教师以这部讲义为基础，根据教学需要，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弥补了旧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空白，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的基础，对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它们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潘梓年等撰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编辑的三大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五大本《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与此同时，一些新闻业务刊物和文史刊物上也发表了近一百五十篇有关新闻史的文章。其中如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史的文章，以及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有关旧《大公报》历史的文章，吴范寰所写的有关《世界日报》历史的文章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特别是无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开展得还不够深入。一般地说，对党报以外的其他类型报刊历史的研究不够。党报史中，对党报史的人物活动和报刊业务活动的研究不够。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时间大约六年光景。这是新闻史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繁荣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闻史教育与研究的队伍扩大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只有高级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江西大学、杭州大学、吉林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教师和个别业余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这一支队伍也基本上转了业，新闻史的研究陷于全面停顿状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1978年起，首先在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重建了教研室组织，到1982年为止，已有十四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为了解决新开办的新闻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师资问题，教育部在这一年特地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新闻史教师进修班，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新闻史教师的队伍，在短期内有了成倍的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从新闻出版单位调集了一大批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老同志，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并招收部分新闻史方向的研究生。这些，都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骨干力量。此外，1980年以后，北京及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并在会所的领导下，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其中仅首都新闻学会的新闻史组，就有近四十名成员，全国各新闻学会新闻研究所也都有专人从事新闻史的研究，使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其次是出现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出版的新闻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专著，先后有《报刊史话》、

《中国广播史料》、《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代两册、现代两册）、《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报海旧闻》、《旧闻杂忆》、《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国新闻业史》、《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中国广播简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世界日报兴衰史》、《报人生涯三十年》、《记者生活三十年》、《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已出1—4辑）等二十余种。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像《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武汉新闻史料》等这样一些“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新闻史专业刊物。其中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从1979年创刊到1984年底止，就已经出版了二十七期，发表了六百四十三篇近五百五十万字的新闻史文章。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和新闻业务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论述和介绍新闻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起来在一千篇一千万字以上。因为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这些文章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在古代、近代、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都有不少新的创获。

再次是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全面展开空前活跃。除了已经完成的通史、断代史、编年史之类的新闻史研究项目，专业报刊史、地方新闻史以及个别报纸、刊物、通讯社和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都有专门的班子或专人在分头进行。拿专业新闻史的研究来说，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企业报刊史、中国铁路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

闻系等单位有关同志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中国军事报刊史》一书，已由黄河、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出二十万字左右的初稿，即将付梓。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开展得十分蓬勃。不少省市的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湖南新闻史和湖南省志的编写工作同步进行，起动最早，已经写成初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已经对省内历史上的六百五十种报刊和二百家通讯社进行调查，积累了一百万字以上的文字资料，并写出了部分论文。黑龙江省新闻学会的罗玉琳、艾国忱两同志负责的黑龙江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写出了题为《东北根据地战略后方的党报》的近四万字的初稿。张家口市新闻学会的李孟坚等四位同志，则为原察哈尔地区的报纸历史写成了六万字左右的初稿，正在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此外，天津新闻学会部分同志正在进行中的天津新闻史编写工作，吉林省新闻研究所部分同志正在进行中的吉林新闻史和伪满时期东北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余陕西、四川、广东、新疆等地的地方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重要报纸刊物历史的个案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的成绩十分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和《新华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即将完成，年内可望出书。其余如《大公报》、《救亡日报》、《立报》、《申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盐阜大众》等近百种历史上有影响的报刊，也都有专人分别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其中以《申报》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最早，投入的力量最大。上海新闻学会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包括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先生在内的《申报》史编写组，对这个历史悠久，影响